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

张李莹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

张　栅　李　莹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张柄，李莹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3
ISBN 7-80714-057-7

Ⅰ.女... Ⅱ.①张...②李... Ⅲ.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Ⅳ.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989 号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

张 柄 李 莹 著

责任编辑/周桂珍
装帧设计/胡世雷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　　话/0931-8454246
印　　刷/兰州交通大学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安宁西路 88 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1 千
印　　张/8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7-80714-057-7
定　　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作家 文本 女性形象话语——说“不”为了求“是”

西方有句著名的女性文学评论箴言：“用眼睛盯住维纳斯”。我们必须同时强调一句：“……千万不要被邪恶的眼睛（男权本位观点）盯上！”

社会教女人睁大眼睛，不是用别人的观点，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女性主体价值的慧眼灵瞳去解读作家、作品。21世纪的女性惊愕地发现：她们面对的是“滴血的长青藤”、“血染的茵梦湖”连缀成、浸渍着女性文学的千古悲剧。实现悲剧的终结和超越，首先要用“不”字去解析和回答。

有人说，“不”字是头顶重压却能挺直脊梁骨站立的人；也有人说，“不”字代表矢力的箭头突破重轭崛起的价值取向。

历史曾如是说：“女”字会意跪伏在地的女人形象。那么什么时候女人才能挺直腰板儿实现自身主体价值呢？当然是在她们说“不”的时候——不仅对客观世界的不平说不，也要对自身的缺憾说不。《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则是借助文学——“人学”、借助女性文学批评说“不”求“是”——如众所知，男权社会较之茹毛饮血、混沌蒙昧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是个辉煌奂盛的时代；但对于

女性，则是一个血腥暴虐的时代。与此相连的文学史和女性文学批评史，是座辉煌壮丽的圣殿，又是女性凄惨悲怆命运的祭坛——它揭示男权专制是失落女人本质属性的“百慕大”；是吞噬女性主体价值的“黑洞”；是毁损女人的“炼狱”。但这一切，只是过程，并非结局。历史无情而又多情。它借助反传统的女性文学形象话语宣告：冲腾的炼狱之火，迟早要焚毁男权专制——谁也无法阻挡女人说“不”！女性文学批评说“不”！

让我们用“女性主体”的文学审美眼光（观点）“盯住维纳斯”——透视文学作品中理想主义的女性形象怎样对悲剧命运说“不”吧——《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对16个个案的评析和全新阐释，将使这些女性文学和文学女性的典型在悲剧的超越中获得了永生，成为女性文学批评史上须仰视才见的座座碑碣——她们的躯体里饱胀着生命之源涌动的韵律，浓缩为生命之核的内聚力，充溢着不可遏止的女性文学艺术审美张力，升华着女性文学主体价值的向力……站着时，她们是里程碑，昂首挺胸，曾是美的“珠穆朗玛”；倒下时，她们是奠基石，铺垫起“人学”——文学巨厦；残缺时，她们回赠人世最完美的奉献；凝神思索时，她们重新聚集女性文学审美价值的热能、内驱力、社会张力、价值向力，准备崛起“再度的辉煌”，重新实现悲剧的超越。

这时候，我们再回眸文学史中的“维纳斯”价值的贬损、女性文学“偶像的黄昏”，那如血的夕阳，是绝美的笑靥还是悲怆的挽歌？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价值的永恒？是血染的华彩还是智慧的晕轮？是命运的哀歌还是悲剧的超越？《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都将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跨时代的回答。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还特别强调了一些超越时代、超越自身的男性作家，他们借助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话语对女性问题“说不求是”，更是难能可贵。其中就有“不朽者”莎士比亚。他塑造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女性形象，展示的是女性美的灵魂，确实“属于所有的时代”。

在莎士比亚的“女性文学形象”系列典型中，首屈一指的是鲍西娅。她不仅是《威尼斯商人》、而且是莎剧甚至其他世界名著中，无与伦比的、最动人的女性形象。她仪态优雅、品貌超众，在“挑匣选婿”和女扮男装、法庭智斗“借债割肉”等情节中，显示了鲍西娅人品才智，她超越了女性真善美的“三元色”，在女性文学审美批评史上，成为“真善美慧”四合一的女性文学新典型；在世界文学史上，她是文艺复兴时期富有人文主义理想的新女性形象话语的典型。

《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爱情永恒主题的千古绝唱，热烈讴歌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展示了人文主义社会理想与封建传统观念的尖锐冲突。其中尤以朱丽叶这一女性形象话语，感人至深。她的殉情之死，控诉了封建专制对青春、爱情，特别是对“女性美”残酷绞杀的千古罪责。而朱丽叶也成为女性“抗争悲剧”青春颂歌的千秋绝响。

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除戏剧外，还在诗作中创造出许多女性文学审美评论的典型。如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中，对维纳斯的描写，意在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的束缚，宣扬爱情不可抗拒的

“自然法则”，展示出女性形象色彩绚丽的、诗情画意、摄人魂魄的永恒魅力。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写罗马暴君之子奸污鲁克丽丝，集真善美于一身的鲁克丽丝羞愤自杀。全诗愤激地控诉了荒淫和强暴毁损女性美的罪行。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多以讴歌女性美来对抗社会中的丑恶行为，成为“求是说不”的女性文学形象话语的集锦。

中期悲剧中，《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纯洁得白璧无瑕，莹丽得纤尘不染。哈姆雷特确信“夜莺的歌唱同奥菲利娅的天籁相比，显得多么寒碜；拿花朵与她的小嘴相比，显得多么呆板；她那纤细的身段飘然滑翔着，恰是优美的化身”……但这样一株清纯醉人的百合花，刚刚展蕊、尚未怒放，便溺死在人生苦海——龌龊罪恶的社会泥淖中。这种“美的毁灭”的女性形象悲剧令人心颤神悸、欲哭无泪。化作一个“不”字迸发出来，振聋发聩。

《奥赛罗》中的苔丝德梦娜出身元老世家，却能冲出种族歧视和门第观念的樊篱，追求人文主义理想和爱情，与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塞罗相结合，并随夫出征，被称为“娇美的战士”。可怜身为“薄命者”（“苔丝德梦娜”意为薄命者）的苔丝德梦娜“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竟然死在自己满腔热忱挚爱着的丈夫手中——其实是社会邪恶势力和罪恶观念，扼杀了女性美。考狄丽亚（《李尔王》中的“女性美”形象）的被缢身亡，也是如此。

还有《安东尼和克列奥佩特拉》的悲剧，展示出“男人以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以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一段悲剧史诗。如今，“罗马狼”（史称罗马人的祖先是母狼奶喂养大的，所以将罗马

英雄称作罗马狼，这里具指安东尼）杀伐征战的英雄业绩，早已化作一杯泥土，而“尼罗河花蛇”的闪展腾挪，则化作金字塔上的铭文，成为女性形象美的永恒赞歌……

观赏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女性形象”画廊，仿佛真善美的系列集锦，正是无穷无尽“女性美”的绚丽载体。那里还活跃着罗瑟琳（见《皆大欢喜》）、贝特丽丝（见《无事生非》）、提泰妮娅（见《仲夏夜之梦》）、薇奥拉（见《第十二夜》）还有米兰达（见《暴风雨》）……她们以独特的个性魅力争妍斗奇，仿佛仙山琼阁中一尘不染的“仙葩”，展现超凡脱俗的女性文学审美理想。海涅在《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中，曾热烈礼赞“爱丽儿之美，色彩绚丽有如斯卡利格的宫廷，同时也坚强得像那些龙巴狄的贵族……朱丽叶代表一个青春的……爱情……连墓茔的冷霉也不能动摇她的信念，也不能熄灭她的火焰。”于是罗密欧说：“假如炽烈的太阳也有月亮的柔和，那我就能拿它同你相比啊，朱丽叶！”海涅说：“假如柔和的月亮同时赋有太阳的炽烈，那我就会拿它来比你啊！米兰达！”我们说，假如维纳斯也有雅典娜的智慧，那我就拿她来比你啊，鲍西娅！

总之，“说不求是”正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话语，也正是马克思在审美评论中肯定的女性形象的典型意义。从形象话语的语义特征和视界取向来看，她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超越，体现了作家对自身、对时代的超越。难怪权威评论家论定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塑造的女性文学形象话语（系列）典型，体现了“超时空局限”的女性形象的认识审美价值——女性文学形象真善美的社会、精神

魅力，无疑是人类独有的永恒的文学瑰宝。

在群星璀璨的世界文学史星系中，有幸列入马克思“最喜爱的诗人”，前三名依次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见马克思《自由》）。三大文坛巨星辉煌的文学杰作中，马克思最为称道的是，他们作品展示的女性形象对悲剧命运的超越，使作家自己超越了同时代的诸多作家。

从文学审美批评认知的视界取向来看，首先是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热爱近于痴迷的程度。及至中年、晚年，愈加情挚意笃。那么繁忙的革命、著述活动中，他竟肯抽出时间参加莎士比亚研究会，并积极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协会联系。一个叫做“道格培里俱乐部”的莎士比亚学会，甚至经常在马克思家中集会活动——莎士比亚成了马克思全家的“偶像”。

马克思一贯强调，作为创作审美主体而言，“人的头脑不是一个收状子的法官”，不能仅仅是纯理性的审判。它的文学创作不能“席勒式”地、单纯地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应该“莎士比亚化”——遵循“美的法则”去创造；但在性别压迫社会中，文学创作本质上必然体现女性美的毁灭的“悲剧法则”。莎士比亚如此（如前所述），埃斯库罗斯如此，歌德也如此。

素称古希腊“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客观地展示了性别压迫的产生，从而意欲探索“女性文学形象”异化的社会本质根源与唯物史观、女性观、女性文学审美观念中的社会本质属性问题紧密关联。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特别推重“悲剧之父”创作中的女性“悲剧主题”所独具的社会认识和审美价

值。

再看歌德女性文学创作文本话语的主题。歌德早期抒情诗是诗人对青春、爱情，尤其对女性美热烈憧憬的心灵“大告白”。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少女绿蒂成为少年维特矢志追求的“美的化身”，但可望而不可即。被鄙陋的现实窒息的维特，愤然自毙。全书以炽热的情怀控诉“美的失落”、“美的追求的幻灭”的丑恶社会。从文学批评的语境（时空）特征、语义（意义内涵）特征和视界（价值）取向来看，马恩盛赞《少年维特之烦恼》“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勋”，体现了反封建的“狂飙突进”精神。是典型的“说不求是”。

由“少年狂飙”向“古典美”转变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歌德与席勒合作，创办了《季节女神》杂志，出版了《诗神年鉴》，还有其他多种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女性美”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母题。马克思引为典据的《亲和力》、《东方与西方的合集》中，尤其后者中的《苏莱卡》堪称歌德歌咏爱情、女性形象美的又一千古绝唱。特别是其代表作《浮士德》文本话语的主题，简言之，就是借助女性美的形象话语“说不求是”——对美的追求和创造。

这部巨型诗剧长达 12111 行，上下两千多年、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中，活动着上天入地、百折不挠奋力求索“美”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有为”形象浮士德。与之形影相随的靡非司特则代表否定精神。在浮士德的“求美”过程中，纯洁无辜的少女甘泪卿成了浮士德追求又否定的牺牲品，其实这是专制制度及道德观念一手造成的女性的悲剧形象。马克思在《自白》中直言不讳自己“最喜

爱的女英雄——甘泪卿”，正是对甘泪卿所体现的“女性悲剧美”的由衷礼赞。象征古典美的海伦被誉为“永恒美”的化身。浮士德对她的追求，最终化作一缕烟云。这说明一定时代的美必然植根特定社会土壤中。超时空的“永恒美”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所以追求的结论：“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自在的国民，自由自在的创造”，才是真“美”。而只有“永恒的女性”，才能“引领我们飞升”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这是歌德对女性形象认识审美价值的最高认同。其“说不求是”的逸响伟辞，卓绝于世。

今天看来，歌德对女性美的追求的文学话语、他笔下的女性文学形象典型及其本质内涵，已部分地叠印于马克思的女性审美观中。所以，尽管马克思批评歌德晚年对德国革命曾产生过“庸人式的恐惧心理”，但仍然肯定他文学创作的美学求索，尤其是他“女性美”形象的认识审美价值。歌德的千古名言：“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在女性文学批评的特定内涵中，不仅概括了女性文学主体审美价值的创造本质，还揭示了女性美的个性特征、发展取向，并预言其引领全人类求美、创美的神圣使命，正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批评“悲剧的超越”。

千百年来，女性题材的作家、文学批评家“说不求是”、女性文学形象话语“说不求是”，特别是女作家、女人“说不求是”，逝者如斯，飘忽逝川，大多借助文学形象话语，成为流逝中的永恒。孔子曰：生无所息。赫拉克利特谓：“一切皆流”；泰勒斯则认定“万物本源是水”。曹雪芹早已有言在先：“女人是水做的……”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水做的女人”确实是一条鲜活多彩的生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洪流。试比较“美如水的女人”和“壮如山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美如水的女人——女性文学中的悲剧形象话语，恰是润物细无声的生命潜流——她曾被镇压于大山之下，夺路于岩隘缝隙之中；迂回于泥沙阻隔之下，潜行于地壳深层里；无所不至地哺育着莽莽尘世，静谧无言地滋润着芸芸众生。她那细如游丝的足迹，不舍跬步地遍及天涯海角；她那韧如发丝的身躯，化作“绕指柔”拱抬着（男性）崇山峻岭的虎背熊腰。面对狂风呼啸、雷电轰鸣的肆虐，她凛然无惧；历经炼狱之火的焚灼而淬之弥坚，终于将“曲似九回肠”的眷眷柔情化作百折不挠的韧性和耐力，把润饰真善美的脉脉情愫，化作冲岩破壁的反叛激情——就像蜷缩于地心的岩浆裹着积郁了千百年的热量突迸而出——女性生存智慧的潜流，终于借助“悲剧超越”的文学形象话语爆发出炽热的反叛灼流，释放出自我突破的创造力，化作“飞湍瀑流争喧虺”，大声呼喊着那个“不”字……

于是，“如歌行板”式的浅吟低诉、飞珠轻弹式的流弦咏叹……一下子变成呼呼啦啦的流淌、潇潇洒洒的奔泻，即使跌落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也不改“说不求是”的初衷——尝试女性文学悲剧的超越和女性自身的超越——确证女性文学认识审美价值的主体特征。

试向莽莽尘寰，哪一处辉煌，未濡染着女性文学认识审美价值那七彩虹霓般的绚丽；哪一次运动、创新，不是女性文学批评“说不求是”、革故鼎新的智慧杰作……终于，象征女性文学形象本质的生命潜流，铺展开创造价值经天纬地的奇伟景观——一个大写的

“人”字形象化作“人字瀑”突兀而立，势不可挡地奔泻着压抑太重的突破、积蓄太久的释放、拼搏太苦的奉献、追求太炽烈的智慧热能……一切皆流的女性文学主体价值的潜流汹涌成智慧之海，吸纳吞吐着“血染的茵梦湖”，终于实现了悲剧的超越，澎湃出21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新潮——《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

苍天明鉴，大海作证：一切皆流，唯智慧生生不已、创新不止。重沐智慧之海洗礼的“美神”终于跳出“悖论的怪圈”，冲破“黑箱”的禁闭，现代维纳斯冉冉出水。挥洒着涓涓细流，悬念着脉脉柔情，牵引着九江八河，奔泻着执著的追求——或滋润大地，或献身大海，并同时重塑着自身的全息动态美。如同泰戈尔所说，终于超越了悲剧，同时超度了“汹涌澎湃的自我”——终于可以说“是”了！

总之，《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教我们用女性文学主体价值的慧眼灵瞳重新审度文学艺术女神“悲剧的超越”——21世纪的维纳斯：真，是她晶莹剔透的肝胆；善，是她澄澈坦荡的情怀；美，是她全息色彩的生命之虹；慧，是她创造——自由的魂魄——谁也无法阻挡女性文学悲剧的超越、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跨世纪变革，正像谁也无法阻止说“不”求“是”的《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诞生一样。新的女性文学、新的女性形象话语、新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已经掀起新的生命大潮……

目　录

21 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变革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 …… 1

一、女性文学阐释的理论框架与结构形态 …… 1
二、女性文学形象比较的基础理论与参照系 …… 22

个案分析、比较案例分析、综合案例分析的文学阐释和理论确证
…… 30
案例一
（古希腊）紫罗兰祭 …… 30
案例二
（古埃及）“尼罗河花蛇”——Mizraim 太阳 …… 36
案例三
（中国）星星 月亮 太阳与日食
——女性与文学的天问 …… 53
案例四
（日本）心灵的嗟叹与女性的哀歌 …… 79
案例五
（德国）“永恒主题”中的女性悲剧形象实质 …… 87
案例六
（英国）瀑布与岩石的文学对话 …… 100
案例七
（俄国）反叛话语对霸权话语的悲剧超越 …… 111

案例八

（法国）“失掉自我”与“找回自我”的自救话语…… 123

案例九

（跨国比较）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画廊中的女性形象话语解读
…… 132

案例十

（跨国比较）鲁迅、泰戈尔、易卜生笔 下的女性形象话语比较
…… 148

案例十一

（跨国比较）五位文学大师的女性审美观阐析 …… 167

案例十二

（跨国比较）爱情话语中人的主体价值的文学叩问 …… 178

案例十三

（跨国比较）五位大师女性题材文本话语的艺术个性 … 188

案例十四

（跨国比较）爱情悲剧中的叛逆女性的艺术魅力…… 219

案例十五

（跨国比较）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的抗争话语…… 227

案例十六

（跨国比较）女性悲歌中的铿锵之音 …… 233

后　记 …… 238

21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变革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

伴随着跨世纪的喧嚣和躁动，人类争先恐后地迈进了21世纪的“Cyberspace”——多维信息空间。信息技术(IT)和现代通讯网络使人们置身全球一体化的交往对话时代。这不仅是生存空间、生存状态的变革，更是行为观念的变革乃至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里主要谈的是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发展取向，重点是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建构。

记得拉尔夫·科恩在其《文学理论的未来》中曾引用保罗·德·曼的预言：“在未来的时代里，批评的任务有可能是采用常被称为‘解构’的修辞阅读方法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①]。”本书所要强调的是“女性文学领域”——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的“解构”和21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重构——《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将应时应运而生。

一、女性文学阐释的理论框架与结构形态

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审美价值评论，从而无法自外于广义的哲学—美学范畴。拷贝西方哲学美学史，以古希腊为起点，“逻各斯—神学—逻辑”三位一体的“形而上”传统绵延了两千多年。与之息息相关的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枭圭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也雄霸文坛两千多年了。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

① 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艺批评理论问世，才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开始盛行。百年演绎，几呈“扛鼎”之势。

20世纪以来，多样化的文学批评理论纷至沓来，可谓多元态势、异彩纷呈，炫人眼目。

德国解释学的本体论学派认为，西方文艺理论执著的“逻辑”分析（往往存在着“悖论”），并非事物的终极本质，它无视事物本体的“存在”，是丢掉了“根”的“悬虚”。分析哲学的开山祖师维特根斯坦也强调把文学批评从逻辑迷宫“形而上”的悬虚中解救出来，精研“存在”，解析“存在”的本质。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竭力主张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回到“存在”的支点上。以上各家之说虽不无各自的理论偏颇，但其共同之点是解构“悬虚的逻各斯思想迷宫”，建构“存在本体”理论体系。对于文学而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或曰艺术的语言……它的“存在本体”即是“语言本体”。

谈到“语言本体”，最早可上溯到20世纪初期的符号学派代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革命”。他首创语言生成的意义系统理论。作为语言本体论的先声，它影响了“语言本体”入主文学评论领域，功不可没。克里斯蒂娅的“新符号学”则通过辩证意义的分析，说明本文是主体法则的语言产物，对文学批评的语言本体论转向，不无贡献。而以尤里·劳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则从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出发，经纬共时性符号学与历时性符号学的综合研究，解释并确立文学批评“存在的支点”——语言（符号）是创作与阅读的物质本体和意义载体。

20世纪中叶，法国结构主义异军突起。与索绪尔一样声名显赫的列维·施特劳斯发展了前者的语言革命理论，并有所创新。他们认为文学评论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评论者主观逻辑判断的产物，而应该是文本内部的语言结构和这个语言结构模式所体现的本质内涵。他创立了语言学分析系统理论，予语言本体论的文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